

戲
術
編

清 王鳴盛撰

戲
術
編

清 王鳴盛撰

类号	96.4
登记号	5274

統一書號 17017·53

定價 ¥4.70

清 王鳴盛撰

蛾

術

編上

商務印書館

清 王鳴盛撰

蛾

術

編 下

商務印書館

蛾 術 編

(全二册)

(清)王鳴盛撰

商務印書館出版

北京東總布胡同10號

[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07號]

新華書店總經理

上海奎記印刷廠印刷

統一書號17017.53

1958年10月初版

開本787×10921/32

1958年10月上第1次印刷

字數895,000

印張41 12/16 插頁8

印數1~800

定價(9) 4.70

出版說明

蛾術編八十二卷，清王鳴盛撰。全書共分八類：說錄（論典籍）十四卷，說字二十二卷，說地十四卷，說人十卷，說物二卷，說制十二卷，說集六卷，說通二卷。原稿尚有說刻十卷，詳載歷代金石；說系三卷，敘述作者先世舊聞。說刻一部分曾由王昶輯入金石萃編，說系已入王氏家乘，本書校刻時均經趙鶴壽刪去。本書命名，係以禮記學記「蛾子時術之」取喻，蛾與蟻通，意謂治學有如螞蟻銜土，須經過辛勤的勞動，長時期的積累，方能有所成就。王氏此書積三十年始成，可以說名副其實了。

本書以論證經義、史地、小學為主，旁及人物、制度、名物、詩文，是一部相當淹博的綜合性學術筆記。作者爲清朝中葉傑出的史學家之一，長於輿地之學，因此論史、說地諸篇在全書中最爲精闢；小學雖不是他的專門，然而說字二十二卷之中，也提出了不少新的見解。嘉道間的學者往往把它比作洪邁的容齋隨筆、王應麟的困學紀聞。但全書方面廣，篇幅大，有許多疏失，也是可以理解的，趙彥修的序文，特別是趙鶴壽的按語都有若干駁正。此外，作者的議論，有時從主觀好惡出發，帶有強烈偏見的氣味。如卷五十七沈田子林子傳條：

440311/1403

「……子深惡鄭樵之妄，于通志屏而不觀，未知果若何？」既自承未讀通志，而遽指其作者爲妄，已屬武斷；卷十三通典通志考篇又引證馬端臨、胡元瑞等人意見，評論其書之疏陋，並謂「通志於三通爲最下」，輕率抹煞鄭氏二十略爲一家之著的價值，更不是平心之論。又如卷八十文中子推奉曹植條：「王通作文中子，欲擬論語，推奉曹植，以當泰伯、文王之讓國。……植雖未奪嫡，觀其求自試表，直欲以滅蜀自效，俘馘諸葛武侯，……袁熙之妻甄氏，不既奪之，而植作感甄賦，此其無行，又何足道！」曹植能否與泰伯、文王相比，姑不必論，單就感甄賦而言，本由李善文選注的一番話引起後人疑竇，歷代學者已多斥其非，在沒有可靠材料證實之前，至多只能算是懸案，王氏竟把傳說當作事實加在曹植頭上，作爲他的一項罪名，也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。作者對於文中子王通亦有成見，不但反映在這一條裏，五十七卷尚有文中子長文一篇，表現得比較明顯，這裏不再贅述。至於卷、類的分合，亦間有未妥，如卷五十八、五十九全是關於鄭玄事跡的考證，似應合爲一卷；卷六十說人，元軍軍錢塘江沙上條實爲論史，宋元宰相位號宜入說制。以上所舉只是個別的缺點，全書六十餘萬言，足資參考之處甚多，我們並不能因此否定全書的價值。

書中雙行小字「鶴壽案」以下，都是迺氏的注文，對於原著作了不少補苴考訂，匡謬正

譌的工夫。他打破過去注書的習慣，達到作者失攷或立論不當之處，毫不客氣地詰難，這是本書的一個特點。但迕注也不無小疵，如卷八耶序按語：「孫炎字叔然，漢宣帝時人」，這是不正確的，孫炎係三國魏人，曾注爾雅七卷，禮記三十卷，隋書經籍志均著錄。又卷六十受禪乃（宋）太宗與趙普本謀條注：「至於燭影斧聲，公然弑父，見於湘山野錄。」其中「弑父」應爲「殺兄」之筆誤。迕氏的成見並不下於王鳴盛，他們對於王通的看法是一致的，前引文中子推奉曹植下迕的案語說：「從來無耻小人，未有如王通者，先生胡爲而道之哉！」更是嫌惡的心情溢於詞表了。

*

*

*

*

王鳴盛（一七二二——一七九七）字鳳喈，一字禮堂，別字西莊，晚年自號西泚，江蘇嘉定人。幼年讀書丹徒，以敏慧稱。年十七補諸生，乾隆十二年（一七四七）中鄉試。客游蘇州，與王昶、錢大昕、吳企晉、曹仁虎、趙文哲、黃文蓮諸人相唱和，沈德潛以爲有「嘉靖七子」之風。又與惠棟討論經義，以漢儒爲宗，研治尚書。乾隆十九年（一七五四）成進士，秦蕙田纂五禮通攷，屬以分修。曾任侍講學士、福建正考官、光祿寺卿等職。乾隆二十四年（一七五九）以後，解官居蘇州，不復出仕（以上見江藩漢學師承記卷三）。王氏的主

要著述尙書後案三十卷（附尙書後辨），十七史商榷一百卷，可代表其經史兩方面的成就，商榷一書尤爲精覈，是清代史學名著之一，向被學者推重，與錢大昕十二史考異、趙翼十二史劄記齊名。蛾術編成於晚年，鑄版之前，原稿已有不少人借閱、徵引，但直到道光間，始由迺鶴齋整理、沈懋廉（曾刊昭代叢書）校刻。原委具見序跋。王氏遠長於詩文，另有耕養齋詩文集四十卷、西莊始存稿三十卷、西泚居士集、練川雜錄及謝橋詞等行世。

本書據沈氏世楷堂原刻本改正了個別的錯字，斷句排印，是蛾術編的第一個排印本。

蛾術編序

嘉定王光祿西莊先生撰著尙書後案十七史商榷兩書行世已久。又聞尙有蛾術編一書。凡九十餘卷。余前作文選旁證時。訪求之而未見。今年重至蘇臺。近廣文青厓以授刊本來示。索爲之序。嗚呼。書之大概。同年陶文毅公論之詳矣。余復何贅。惟念是書光祿歿後。祕置篋中者且五十年。若隱若見。久未彰著。一旦得廣文參攷鈎稽。若注家之有疏。足相發明。豈不大快人意。且光祿之以蛾術名其書者。亦自志其績學之勤而已。朝習莫益。真積力久。迄晚歲目盲。其功蠡覓。是善學者如齊王之食雞。必取其跖數千而後足。而體大物博。或攷證偶疏。則未免有之。夫秦山不讓土壤。河海不擇細流。偏駁之疑起矣。而海岱之高深自若也。王伯厚困學紀聞。後世頗多評論。或有蜉蝣撼樹之譏。然古人異同出入。相與有成。詎不足爲知者道哉。廣文此舉。將見光祿之書藉以傳。而廣文亦卽藉光祿之書以傳。殆昔人所謂杜征南顏祕書爲左邱明。班孟堅功臣是已。因書以復之。時道光辛丑冬長樂梁章鉅序。

蛾術編序

著書難。著書而有人傳之爲尤難。余觀梁阮孝緒七錄所載當代名書。凡經典五百九十一種。傳記一千有二十種。子兵文集諸錄四千六百七十九種。大率傳者少而不傳者多。世尠探奇嗜古之儒。勤鈔而寶護之。雖有八覽十志。不轉瞬而飽羽陵之蠹矣。嘉定王光祿。著有蛾術編九十五卷。攷據精能。搜羅宏富。久已推重士林。然未有刊本。吳江沈君翠嶺。風雅士也。探奇嗜古。孜孜不倦。既刻昭代叢書五百種。復以是編屬迕生青厓。詳加校勘。青厓又于每段後加以按語。糾謬正訛。或反覆紬繹。觸類引伸。或討論精覈。明辨以晰。誠藝林快事也。余惟光祿之書。卷帙浩繁。非積有重資。不能鏤板。歲月既久。安知不煙飛塵散。而光祿一生之精力。不于是泯沒乎。然則沈君之傳書。其功不在著書下也。又聞沈君將開雕長洲吳枚菴所選國朝文徵。而并爲之補其遺。續其後。以爲宇內大觀。余尤喜沈君傳書之志甚鉅。豈獨爲光祿一人幸哉。青厓。余壬午分授所得士。是編刻成。問序于余。余自慙薄植無文。而得附名此書。以傳于後。亦何幸也。

道光二十三年歲在癸卯四月固安楊承湛序

蛾術編原序

稽古之難也。其始憚糾紛而未經博覽。其繼驚夸謾而未極精研。故必兼二者之長。乃可以言學。問觀諸子難與。類各自立說。唐代如王氏撫言。封氏聞見記等。則掇拾遺逸。雖鈔閎旨。而攷證名物。往往取資焉。宋之夢溪筆談。容齋五筆。困學紀聞。爲近世所競稱。然尙苦未備。外此譏述益孤陋。或憑胸臆。多躋駁。識者譏之。迨我朝儒術彬彬。事泝其原。理覈其是。駁駁乎最盛矣。嘉定王西莊光祿。具通敏之才。早謝簪紱。矢志讀書。至老而忘倦。所箸尙書後案。十七史商榷。已風行宇內。又有蛾術編。網羅繁富。六藝白氏。旁推交通。靡弗洞燭。大抵先生之學。經義主鄭康成。文字主許叔重。宗尙既正。遂雄視一切。凡汗漫絕無依據之談。攻瑕傾堅。不遺餘力。案漢人傳授。皆號專門。尊奉本師。罔敢棄家法。異同之論。致煩天子親臨白虎觀。稱制剖決。後儒作疏。亦墨守傳注。惟恐踰越。苟有乖違。胥加駁難。自世儒少見多怪。中實空枵。徒事縣測。妄生荆棘。一知半解。輒驚新奇。而此達彼窒。失諸目睫。轉欲凌蔑前哲。高自標置。終墮昏蒙。人復掎其後。蓋是丹非素。伊昔而然。然則持故訓以別歧趨正。賴先生爲中流之砥柱也。先生與同邑錢竹汀少詹齊名。錢務篤實。而先生淹貫有餘。旣歿。徵行入史館。遂附少詹列儒林傳中。金匱珍藏。永垂不朽。茲編出。使先生生平含咀英華。張皇幽眇之能較然。尤其見。余詞垣後進。忝撫吳。適值刊編。主者來問序。公暇竟

序

四

閱輒闡大意。弁其端曰。蠟術者。先生自謂積三十年之功。始克就。又載記時術之喻。其功乃復成大。堦者也。綴學之士。尙觀此而知所積。以求其博且精矣哉。時道光九年歲在己丑仲春月。館後學安化陶澍譔。

蛾術編序

丁未歲秋。余司教松陵。適沈君翠嶺刻王光祿蛾術編成。屬余爲序。余惟光祿纂述之勤。與沈君流傳之意。序者綦詳。且經廷君青厓參校。博衍宏通。致爲精審。余又何言。第以愚者千慮。豈無一得。展誦之餘。略抒所見。順其篇章。條列于左。或可爲讀光祿書者搜討之助。如光祿謂易釋文引桓元說。桓元注易。從未見于他書。按釋文序錄易之注解傳述人。于荀九家集注十卷下列謝萬、韓伯、袁悅之、桓元、卞玉等十人。而隋書經籍志有桓元繫辭注二卷。是桓氏有易注。特今佚耳。論張衡、桓譚不信讖緯。據後漢書張衡傳注謂衡信緯。則譚可知。按藝文類聚引桓譚新論云。明堂。唐虞謂之五府。府。聚也。言五帝之神聚于此。此本尙書帝命驗文。見史記正義及索隱。是譚信緯之證也。謂羣書引尙書逸文可疑及誤者。云史記河渠書首引夏書曰。禹抑洪水十三年。過家不入門。陸行乘車。水行載舟。泥行蹈蹻。山行卽橋。說文本部標下引虞書同。又云。說文是部引虞書曰。怨匹曰述。皆尙書逸文之可疑者。竊意四載之文。本尙書家說。如說文日部引虞書曰仁覆閔下。本古尙書說也。大部引詩曰不醉而怒。謂之殽。本毛詩蕩傳文也。引經師訓說而稱書曰。詩曰。許書每多此例。書是則河渠書之引夏書。亦猶是矣。至怨匹曰述。據說文是部述下云。斂聚也。虞書曰。旁逖羣功。又曰。怨匹曰述。此又曰猶一曰耳。言逖義爲斂聚。又爲怨匹之稱。非承上虞書

言之許載之以廣異義。或又爲一字之誤。則二者均非逸書也。又云。說文本部。楮。木也。書曰。竹箭如楮。子賤切。今無考。此亦尙書說也。禹貢揚州。篠簜既敷。璫琕篠簜。史記夏本紀引篠簜。俱作竹箭。此非訓詁字。今文尙書如是。如楮者。蓋今文家說竹箭形如楮耳。楮之形狀未聞。其字从木。晉聲。尙書大傳說橋高。高然而仰。梓晉晉然而俯。是晉有低小之義。則楮之从晉。不僅取聲。蓋木之低小者。竹箭之形似之。故舉以爲況。非逸文無以致也。閻百詩謂明嘉靖九年。后蒼從祀孔廟。戴聖以臧吏見黜。考漢書止言其爲九江太守枉法。夫枉法非受臧也。至鄭樵通志。橫加以臧吏之名。明嘉靖間。張孚敬大正祀典。遂黜戴聖而進后蒼。此事之極冤抑者。閻氏素精考證。亦隨聲附和。謬矣。而光祿止極言后蒼非傳述禮記者。而于戴聖事竟不爲別白。豈亦以爲臧吏與。至論爾雅誤人。以爲周公。孔子。子夏合作。詩七月疏引鄭駁異義云。元之聞也。爾雅者。孔子門人所作。以釋六藝之文。此言蓋近是。光祿篤守鄭學者。竟未引及。若得此。則合作之說可以不發矣。若乃說文示部引周禮不在周禮中者。如示部禘下周禮曰五年一禘。禘下周禮曰三年一禘之類。此亦引周禮說而稱周禮者。如引詩傳稱詩曰。引古尙書說稱虞書曰之比。而光祿謂漢書藝文志有周官經六篇。周官傳四篇。無周禮。許自言禮周官。序不言周禮也。禘禘等字下所引。許意約周家之禮爲周禮。非指書名。或所引即在周官傳中。今案許書肉部臠下曰。周禮有臠臠。天官庖人職文也。邑部鄙下周禮曰任鄙地。地官載師職文也。刀部副下周禮曰副辜祭。則春官大宗伯職文。弓部注。周

禮曰天子六弓。則夏官司弓矢職文。是可證許時稱周官爲周禮。不得云非指書名矣。至禡下云。周禮曰。禡于所征之地。光祿謂許引他經而亦稱周禮。意謂此本王制文也。不知此亦引周禮說。考許書引經傳。于今所稱十三經者不引及戴記。穀梁。其稱禮曰。禮記曰者。皆儀禮文。其引月令。則稱明堂月令。是所引爲明堂陰陽記中之月令。非戴記之月令也。禡下所稱非王制文可知矣。其論許書重出字云。說文。屎。或从木。尼聲。大徐以爲重出。以木部本有梃字。注云。木梨。从木。尼聲。故大徐以屎下重文作梃爲重出。不知木若梨者。梃之正訓。而屎之或體作梃。故許列于屎下。云屎或从木。尼聲。非重出也。屎爲絡絲箋柄。故易遯初六。繫于金梃。荀爽。虞翻皆以梃爲絡絲具。以梃卽屎也。若以爲重出。而易義遂不可通。坎九五。祇既平。從說文作禡。訓安。云地道變盈而流謙。九五體坎互艮。艮止坤安。不至盈滿。因安致平。故无咎。象曰。中未大也。正美之也。按李鼎祚周易集解。中未大也。作中未光大也。虞翻曰。體屯五中。故未光大。是漢易六上有光字。祇既平之祇。既用說文。于象傳則用王弼本以爲變盈流謙之證。得毋不相符合乎。說文示部。禡。禡牲馬祭也。詩曰。既禡既禡。此引三家詩也。毛詩作既伯既禡者。禡與禡通。伯者禡之假借字也。王制釋文云。禡。馬怕反。又音伯。蓋古音讀禡如伯。故毛詩古文假伯爲之。傳云。伯馬祖也。將用馬力。故先爲之禡其祖。禡。禡獲也。許訓禡爲禡牲馬祭者。周禮甸祝云。禡牲禡馬。杜子春云。禡。禡也。爲馬禡無疾。爲田禡多獲禽牲。許本此爲說。下引三家詩。見禡牲馬之祭字當爲禡耳。應劭漢書序傳注云。至所征伐之地。表